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復集卷三十一

明 何景明 撰

内篇二十九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任叢怨勿為激激干怒張子璉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患其任且激也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人以自標罕亡怨怒矣唯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弗以為病也

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搆也故陗壑之阻盜賊弗怨虛舟之觸褊心弗怒無意也

何子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冠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邇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莫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枉牧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親昵而多蓄柔近也踈耶而易威擾遠

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要之中的而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強瘠要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

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弗羣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知而好白易遁也剛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巳也有巳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冦以明也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愼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近也然可以出而穽之者有嗜于人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則人弗得訾故辨其文異其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

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詘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祿署丞陳子為太谷令呂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祿丞也貳而內吏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貳也長也內也外也弗相諳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於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鶩也安可以和也曰大谷固盡鶩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矧大谷者民也曰

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順私從暴也夫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鷹習也則弗掣韝和也者非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守

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徙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乍富廢飯言創貧也然殉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予嘗有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家河內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茍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而志者耻於旅升故致

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汚汚者未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為御史者不亦難乎富人以千

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令御史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惰賈監亦不以僕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别淑慝非任喜怒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曷辭焉

張御史言事于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天下之衢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作奸

勢撓權貨溺度奸敝法御史者剷豪以屈勢平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敝滋大舉而變生故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者機也捍難者格也能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夫格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也況豪富行私者乎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怵威而刼于

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久矣履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偽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内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茍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則鉅豪免鉅豪免則耿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耿弱是踈天下之心而

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黜法者皆有幽黜則履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

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邪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甲所以受潤也夫詩之道尚

情而有發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以敦尚可以生息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績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而藿食也若大享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曰夫令

非難邪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啟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守發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俟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也立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鑒火著外水著內也夫

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内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邪是故今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多威而寡恵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殭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殭病之

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束薪無弗折矣無察如撒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劉守之擢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邪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謁吏部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曰予于漢陽甚感于古今之

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績罷不能是故
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有可賤也賤者有
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徵發身等居位也由
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
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
益賤夫若是使才有其地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茍才也
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者
懼不善使也貴者懼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

使者難于下曰漢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自實也為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毀于政也思瀓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譽思瀓則圖

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兹擢予為不憚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㮣取凶不攺歛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子曰夫謂予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褊人多求親而憤跼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馮越險則駑駿别刃試堅則

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吏予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發靡著不輿罔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矢飈櫛密而髮疏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略者不可以週遺明法習文究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曰大柱促而絃絕燭張而蚊至守止以制行勿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致用莫如蔵理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盡難矣李子曰二子之言叛予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類乎叛者也仲修之

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已李子曰予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屨者不量足無廢屨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縣殊夫治而罔修則任法而情踈修而罔治則自愛而鮮任任法者必敝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搢紳大夫
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髙計深亮物而濟
務可使秉重居要内賛國經而外格時難今迺出近而
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衆望也何
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伸也者弗在
髙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志達曰伸志塞
曰屈故爵髙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屈約居卑處而志
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再陳而請病夫屈伸

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末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不發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擿行義不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孟賁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

反令匪任蔡子智而不褫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矧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弼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綱弛曰緩目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蘖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立嚴而行寬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四德德以司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温為進士二年補丹陽令吕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久試志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久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舉其政事相歸莅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誇曰賈人之有牛不如庖

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悴事國夫行矣皇卹顑頷如或弗行燕息又安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淫夫

行人之所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必恱是謂忘利故順上獲譽弗為也逆疆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檪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予聞茅柔而人籍之澤下而水

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郤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遏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邵子曰予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威諷喻

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緩乎曰子思曰修道曰教夫飾行為修由理為道成訓為教是故標立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淫教者紀濫俗而則淫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廣其動徵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揜羣不射宿羽毛不成不登俎斧斤以時畧目四寸故山澤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

若此也況其民乎今天下吏治弱者靡矣強者持其刑罰搏裂抗割之而已獮其民甚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葉焦氏馬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始有侍郎宏再有參政寬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徵及景明皆有姻

舊往慶文禎文禎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芳矧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冶之子不失為裘若嗣官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娩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為裘失其冶矣故蓋愆為易而光烈為難子將勿

忽其易以圖其難焉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徼世德之家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焦氏稱于文達公盖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充例爲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與而孝廉賢良之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揩

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舒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籍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敝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相如以貲為郎而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貶相如之名不以貲郎賤故意美者不論法嗜

修者不論資

陳真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者欲也古之時真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凝也天者物之役也真人能不用神邪能不慽物邪得實而愛者不計蔵而待其自敝則無敝日計蔵焉使其無敝則敝嬰兒日啼而咽弗嗄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

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

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録曰録也序年列名凡以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已爾集于試弗千人已爾然名于録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亦希罕曠絶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至耻也然且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往來若流光易

絶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埶地位之外者乎夫至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踈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内也壽弗長夭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三卷皆精實確乎可以昭逖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緒思幽微章矣徹遠以代蔽律古以格俗

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賾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者難邪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之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夫

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冦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話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放之六合而準旁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賛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吕直解叙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器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下也由後世以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人得一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談萬者廣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之間者氣也制而利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氣之宰也是故器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而天下之事得矣

大復集卷三十一

大復集卷三十二

明　何景明　撰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奏為應詔陳言治安事適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勑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勑諭之後已將旬

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畨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嘗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

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内外附固長久之道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内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

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陛下何不一如言者所議早示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厦細旃之上竺乾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陛下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寖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

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取阿上裁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謬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為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寛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秖在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

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説利弊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跂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雊雉之異

是臻嘉靖之效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
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多
哉臣草茅微柔蒙先朝甄育陛下復收起於廢黜之
餘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
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逢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時
何忍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皇上亮臣愚悃曲賜
矜納臣不勝幸甚

上許太宰書

中書舍人何某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某誠至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飾名節砥礪廉耻之士清議攸與羣望景附鄉鄙末進實亦私抃邇者主上幼冲權閹在内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事考變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憂也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實惟明公之責是明公雖欲無

憂不可得已頃者閒權閹多干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為容夫自貶以為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立萬仞者而為此乎其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深區區之懐不敢不露竊為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自擇焉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于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頽靡于當時流聲烈于後世

損少而益者多自貶不容則頹靡益恣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曷重曷輕惟明公之自擇焉昔者子貢謂孔子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乎孔子曰良農能稼不能為穡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爾不務修道而務為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祿尚不可為容況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為庶官之地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太息用以為慰者以

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其積懐甚久不敢輕造門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閽者通焉幸明公賜察不即叱責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夫狗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臣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

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絏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傑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修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懐不招之恥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兎罝之武在公

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近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邅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鞠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虐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

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羣務為蔽闇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横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讎由此觀之仕官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

此况門墻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澀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徑達雖有鬱壹何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

言傳訛味形議影羣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鶚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責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

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廡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懌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勢心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而抑欝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久弗見出昨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未進可窺然竊以為未安

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露暴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獨恃明公拯救爾未宜閉戶無聞在家不知迺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在幼殷人動揺召公告老公旦

非之明公亦宜悅時悲人畧疑忌之嫌捐顧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内有掣制事無違逆覽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成於壊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畏覩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内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蔽於内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

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若必惡汙就潔見危圖全不惟觖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故衷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賛義夫從惥者也某在家五歳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朝廷於明公左右又無以增

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耻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公采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與侯都閫書

侯都閫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足下前所惠牙筋并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价道殷勤甚懇恐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足下禮意甚衷凡物以表恭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苟儀不及物君子弗

屑也僕不敢以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竊不安請以元封識返之幸不多怪僭妄敢呈一辭于足下僕自貴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車怠馬煩欲圖少逸故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雲盆至永寧傳舍衛戍廢散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廝隸之役僕懼遲滯王命不即飭行孛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路能禮往來士大夫為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歷烏撒黒張阿容犛尼之地冒赤水之炎犯雪山之寒入倒馬闗箐霧雨連旬不開

竟日無人行𫎼蕪寒蔓猿泣鬼嘯恩之令人神竦又羅
羿出没刼略於道前後繼聞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
行然望永寧則如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
其出夷窟而至大境目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
然無一人出迎僕以足下主是亦必出郊而城門咫尺
之地不能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
盜所輕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
于士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

其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乃王命也足下乃王臣也以王之臣而恭承王命不當乎何乃坐視其困而使之遲吾王命也凡禮之交際來有迎去有餞在主土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足下託以他出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行者可也足下位尊恐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乎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為累足下遂簡僕耶然足下為天子捍衛遠人使行不拾遺居者安堵其

職也乃致盜入公署偷竊天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下亦足下累僕耶古人有我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希于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夫僕之隸役供具皆衛官所當承者今倨然侈然不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則衛官之簡僕固端於足下矣蓋君子之待人以義不以利害以情不以顯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稱其能禮士大夫何也昔葉公好龍几杖門戶皆手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

非好真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龍與抑如僕前顯晦利害之説與足下審之僕願以君子成足下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累足下也僭妄盡所欲言甚得罪乞亮而恕之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聞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税命守臣存撫賑貸此正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恵甚渥也今郊墨鄉鄙之民梢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

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軫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恵以寛民生以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内無存變之䘏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而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

工役之勤冦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廪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枲鞶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綌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至王府黄河之役築城修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褁粮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刼畧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以為

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頼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户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嘗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佔富公家之積衹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曽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曽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粮已盡日貸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

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兎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浥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與寗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夫朝廷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邪

僕自愧身處闥閣之内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蔑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沮無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壊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畧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勿壊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不求慷于民特士不求

無非于衆而欲伸于偉哲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不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邪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闒茸藉貴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擇華要以自利𤨏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

苟稍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
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
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
卒隤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日之
死而欲幸望于不世之圖卒之老于異俗而節不立身
殞而志不明于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俊樹立
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偉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
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内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

免于扃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埶而經施
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
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
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
先生服膺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
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
論精識周知曲中略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
以參賾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

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濩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藴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逖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諤諤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

離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摇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

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来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為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

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

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棿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舍筏則達岸矣達岸則舍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

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北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顔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名位日

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貺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覩執事疏奏條布舉捨興革濟務之功格俗之化盖次第具矣天其猶有活中土人意邪僕觀比日之事大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蒻者也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久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古之人學道以為已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無為已之德而官無為

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
中正者易之體用也不容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
從乎夫樞機得人重于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
勢有不然者矣上治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樞機之
地先君方鎮之地先民故方鎮者地遠而官尊地遠官
尊則力可抗而權倖之威弗易及也即使執事入參樞
機恐無所容其巧力而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
獲志也僕之所望者惟得專任久試乃中土之幸瑣言

鄙慮無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大復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錄監生臣康　傑

大復集卷三十三

明 何景明 撰

記問說共九篇

沱西別業記

沱出於江予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滙瀾湧漩洑莫得旁展旣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迴復帶城抱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壠相應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者久之乃

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别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塲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有夷爽可搆而湖山四塞又可以眺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官將惟是以終而子昔嘗得其槩為我記一言予業已奇公曰是予所云華容秀産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奇之曰是又所謂秀産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

物也公在壯歲官至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殷未
可以言退也然予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為家而歸則無
所終公乃預有是計其明達邈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
三里地名三里店東牆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鼎
後為黃湖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為禹山列如屏障
襍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
所變化不可紀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
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相與投壺彈棊

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於心而奚俟乎予言也既紀其勝復為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之滸有田膴膴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宫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紘用綏我年

沱水四章章四句

龍灣草堂記

龍灣在靈寳縣之南入函谷次古虢國左洪溜澗而秦

嶺右盤山沃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稻竹許子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許子召為尚寶丞數月復乞歸曰予兹得告歸斯堂矣其遂以息營養年勉遁以成學乎余聞之曰許子蓄久而升器飾而貴用然且翩翩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所尚而非可以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也夫憤世之意淺則離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興昔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肄其學而人不私宗其

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院焉山澤之間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是王教之離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乎上者化流而易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茍遇其難也則君子亦自明其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意亡百世之下無賢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是故日之含照也不以蔀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覆甕不注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修則立精思則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

道也窮不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門河洛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子搆斯堂而棲也豈徒自適以遂其高者也

信陽修城記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余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虧蔽表帶山河裏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甯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為防焉巡舊城視

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司晨西縣鐘司昏又置漏小南門司晝夜四時甃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時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

知州彭偉指揮袁鎧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羲梁山醫官周寳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隣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蹋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末弗治邪是役也甯君經始闞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

遠矣闔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戰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確山縣修城記

確山舊有土城緣塹委垣而膚溝正德七年北敵之南吏民睨城曰此曷足以捍而守之邪迺相與棄其城走匿山上敵迺入燔燒官治及民舍城中半赭八年僉事甯君河至始計度城役擇邑内有力者八姓限以工俾

知縣吳照縣丞鄘琛典史吳金悉力董之以僝厥事九年僉事閻君欽代甯君兵備視城未就曰工弗可以已也役弗可以亟也弗已以終休弗亟以蘇德終休蘇德治之仁也可不務乎迺專以吳金董事責其成十二年知縣宋良臣至而吳金以他務出復專責之良臣良臣則均力嚴事葺其壞繚其未完樹三城門樓及月城角樓鋪樓内土城咸備十三年十月閻君登城視喜曰城不已就乎於是吏民又相與覛城曰嗟乎使七年有此

城敵不得志也以茲而往可以捍我衆矣非二兵備之功乎非諸縣官之勤奉其令乎夫有勞逸之有始終之上猷於心下宣諸力一邑之城踰數歲經營於二兵備歷於諸縣官然則千百年之事可以茍焉爲哉城圍七百餘丈高三丈陶磚括其表良臣曰是不可無紀迺使吳金來求予文刻諸石

略陽縣遷建廟學記

正德已卯春予董學事由徽州入峽浮白水江下略陽

視其城中畢江水西來衝之多激流迅湍嚙圻崩岸而

學宫正居其衝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宫悉沒副

使寧波吕君克中時按治關南迺行縣躬詣其地視之

則堂壇塾為沮洳殿廡盪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兹地

衝甚不可復即復終能免患邪於是使同知何子奇率

學官張繡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其利宜圖惟久遠

獲地于縣治之北抗敞可宫考兆曰吉僉謨畢諧君乃

擇委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又發贖金三百餘附之

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荒闢穢經始于庚辰夏五月
又五越月而卒其役凡為宮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
戟門三楹櫺星門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
東西各三楹儀門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楹
其餘牲所神厨廩庫咸備右高為廟左下為學崇卑就
列嚮背因形榱題約制輪奐飾觀聖靈既妥賢才斯萃
惟君思創樂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
請紀諸石按志云略陽地自漢歷唐宋為沔州隷興元

府元始徙州治於鐔水改略陽為縣隸之至正十年縣令李舜臣建學於縣治北逮國朝改沔州為縣與略陽俱隸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學於縣治東北正統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敎諭譚志學修之成化四年又大水學宮又壞知縣李鑑修之坡之開茲地也掘土得古碑視其記實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禮改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故云豈非得數哉夫禮義之俗成於富厚忠敬之道可施蠻貊略陽

為古羗氏之域至文王布岐周之治行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代以及我大明治化惇裕之盛則風尚移易其有已乎然百餘年來人物聲名尚未底于顯融豈以僻處梁雍之閒乎亦由屢兵荐沴役繁生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也吕君奉聖上命莅關南拊循其民簡練其卒厚農薄歛芟寇清刑然後興廢舉墜修學敦教奬官師勵人士以行其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余於關南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

如為師蜀之有學蓋肇於此今茲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搆造維新地復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實惟永觀俾俎豆之事表于西南絃誦之音流于漢沔文翁罔專美矣後世必有考略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則呂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何可以弗著哉

師問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今之

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之而足以舉于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略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

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為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于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

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于威武不失志于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為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為利之門也嘗見今之為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口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髙官也其前髙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

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為也此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與斯教也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說

說琴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鶡取而繩以絃進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鶡曰是病于材也予視其黟然黑哀然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選材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徽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徽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弗踰

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宻也軫取其栝圓也徽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韌踈軫之栝滯徽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隘踈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宫商不識職而律吕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柱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為也始桐之生邃谷據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烟之所蒸蟠紆綸囷璀璨茀鬱文炳彪鳳質參金玉不為不良也使

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畜其用斵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賔賛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黮然衮然為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褊而欲求多直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欂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擽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序蔵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

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撲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材何罪焉仲鶡憮然離席曰信取於絃乎知取于軫乎義取于徽乎謙取于越乎一物而衆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斯說

樊少南字說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間日投業進曰鵬聞

古者冠則命于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既得命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爾聞夫鵬鯤為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鯤亦數千里非鯤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蓬蓬在下足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以南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能遠蟣蠓之子翔于蚑

睫離婁視之渺然無有也何也所托者小也蟯決起而飛數尺翡翡翡屬于墻以投于地雉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者扁扁畀畀狹于守規空空懵懵日無所益而月有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也猶蟣蠓蟯雉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樟濩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櫟棘為之雖有巧工不能加焉自致其材也飧精粱而適莽蒼迈而腹猶

果然飽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枵然餒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弗難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袁惟器字說

予申衛世家凡數十第然自昔稱袁氏曰袁氏世有文武士子弟匪徒襲紈綺者也至予同年舉人惟學兄弟

于前又盛也惟學之季弟曰錡少而有成志循循飾禮讓能善士大夫其為士大夫者皆弗厭以與也於是交游者謂弗可名也當字之而朝信劉君以命予予重朝信命又聞其雅喜與也又惟學弟也則不得辭乃字曰器說曰錡釜類召南曰惟錡及釜左氏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是也夫天下之事小大華朴不能齊也然亦弗必齊也齊于適用已矣支離癱腫弗足以器之而斲鏤丹黃反喪其樸皆弗適用爾矣夫錡為器至質也其為用

至近也然羞蘋藻實爼豆奉賔客享鬼神曷可不謂至美且遠也予觀夫今之世家者子弟也疾而不足以器之靡而喪其樸者衆也而君乃修揖拜之節事孝敬之實則其誦于祖考而漸于伯仲者有然也君惟益崇其節充其實無破其質無易其近斯無虛于大夫士之所與而所以自致其器者尚有美且遠者也君其試以予言于其凡惟學其友朝信質焉

大復集卷三十三